

最动情的文字 最动人的爱情 最凄美的故事

듣고 향

野花香



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

- ❖ 令人心灵震撼的凄美爱情
- ❖ 为爱失去一切的爱情传奇
- ❖ 守候心灵的痴恋
- ❖ 再生约定的浪漫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드넓은 향

[韩]金敏基 / 著 金雪 / 译

野花香

②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花香 / (韩)金敏基著;金雪译. —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5.3

ISBN 7-5396-2524-4

I. 野... II. ①金... ②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18928号

版权登记号:(图字)1201290号

野花香

(韩)金敏基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滁州新世纪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16

字 数:350,000

版 次: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524-4

定 价:38.00元(全二册)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水鸟	1
开河	23
月晕	77
空船	141
玻璃墙	187
野花	215
尾声	253

水 鸟



—

新宇把行李随地放了下来，转向惠琳说道：“回家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吧？”

惠琳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丢了魂似的望着窗外，看不出一点表情变化。从医院到家里，惠琳的表情始终是那个模样，丝毫都没有变化。

惠琳的这种表情，化成一张张痛苦的模板，在新宇的心里张张叠加起来。

“惠琳，还是你厉害，我服了你了。我没想到，你会这么快就出院。那倒也是，闵惠琳是何等人也？在病房里天天躺在床上，望着那单调的天花板，该有多么郁闷？哪怕是欺负一下像申允基这样的弱男子也好呀，那才是闵惠琳所为。”



允基为了活跃一下气氛，动用了他所有的幽默和词汇库底。然而无济于事，惠琳犹如蜡人一般，看不出一点生机，表情始终没有一点变化。

允基又把脸转向了闵龙九：“伯父，你可能想像不到。这些年来，她有多么折磨我。”

闵龙九不以为然地看着允基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会说话。你说受女人如何如何折磨，这意味着你这个人如此如此不怎么样。难道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那个意思，伯父。不知道她在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到了外边可就分不清闵惠琳她是男是女了。经常在一起的时候，觉得她好烦人；可几天不见，又觉得好无聊……她这回又该烦人了，想想她变着花样折磨我的情景，现在就开始有点害怕。”

“你这种人，就需要我女儿严加管理，对吧，惠琳？”

闵龙九仍然是不以为然地咂着嘴，把头扭了过去。

“惠琳，累了就回房间休息吧。”

新宇关切地说，惠琳这才转过脸说道：“我是得休息了。天也不早了，新宇哥，你也回家吧。”

惠琳的话虽然没有抑扬顿挫，却令人感觉到一丝凉气。

“我嘛，到时候会走的……”

新宇仍然是焦虑的表情，举止也倍加小心。

“你老在这儿待着，我怎么能好好地休息？对不起，这几天让你操了不少心。”



“惠琳，什么对不起？你怎么忘了，咱们说好了的，你我互相不提对不起。”

“我是怕你家里担心，才让你回家。现在我这儿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你也不要再让父母操心了。”

“惠琳，你怎么老说这些？我又不是外人。”

“我不愿意看到周围的人都为了我受累。”

惠琳的脸上又掠过了丝丝凉气。

“惠琳！”

新宇焦躁地喊着惠琳。惠琳却回避新宇的视线，看着允基说道：“允基，你也回去吧。”

“我嘛，没什么。”

允基找不到适当的词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。闵龙九解围似的站出来说道：“这些天，你们可真辛苦了。现在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抽个空，我们在外边儿再好好喝一杯。”

“只要是你的恩赐，我们可是随叫随到。”

允基仍然在活跃气氛上下工夫。新宇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向着惠琳慢慢地说道：“你别忘了按时吃药。医生说过，恢复伤口的肌肉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还有，别忘了坚持做保健运动……”

“你不用操心，在医院已经听得很详细了。我一个人也完全可以，你们都走吧。”

惠琳犹如面对陌生人说话似的，她的声音无色无味，视线仍然在窗外的某个地方徘徊。





惠琳虽然已经出了院，但她仍然还是个重患者。还有相当一段时间，她要定期接受放射线治疗，还得忍受那可怕的手术综合后遗症。

闵龙九没有特别指着新宇或者允基，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：“好了，起来走吧。”

对新宇来说，这是一句比辱骂还难接受的话。

守在惠琳的身旁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动脑筋想办法争取搞到更多的具有抗癌效果的食物。为了缓解上半身紧张的肌肉，要经常协助她做保健运动。一天二十四小时始终陪伴在她身边儿忙着都不够，还让我往哪儿走？

新宇迟迟不能开车离开这里。就像是个失掉魂魄的躯体似的，呆呆地坐在车内，半天一动也没动。坐在旁边副驾驶位置上的允基也不说话，俩人就这么默默地坐在车内，时不时地流露出焦心的叹息声。压抑心扉的沉默在车内继续着，似乎是时针也停止了走动。

允基首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惠琳，她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吧？其实，可把我担心死了。惠琳她这么快就能出院，真是万幸。我想，有老兄你的伺候，对惠琳是个莫大的力量。”

“权当是经历了一场瘟疫。”

新宇目光还在毫无目的地漫游，说话也宛如是个独白。

“老兄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就像你说的，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瘟疫而已，是不是？”

新宇又在嘴巴上挂上了千斤锁。



“手术综合后遗症，也许会给她带来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。”

新宇瞪大了眼睛扭头看了看允基。允基仍然看着车窗外的某个地方，继续着他的陈词：“我想，彻底消除有可能还残留在惠琳身上的癌细胞，固然很重要。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，也许更为艰难。”

“当前惠琳的心情，谁也无法理解。别人只能是个猜测。”

“也不要想得那么严重。你就想，惠琳她只不过是在身上有了一块不大不小的伤疤不就结了？谁的身上都可能伤疤。不久的将来，惠琳她会战胜病魔的痛苦，重新站起来的，我相信她。”

此时的新宇脾气过于暴躁，也过于脆弱，他思考的事突然变得简单了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权当它是谁都可能产生的伤痕，忘掉那一切不就行了？虽然目前还有些困难，但我相信，惠琳她也会重新站起来的。”

新宇又把头转向了外边。

“是啊，我也相信。惠琳比谁都刚强。”

又是一阵压抑的沉默。

“老兄。”

允基回头注视着新宇，是一反常态深沉的视线。新宇等待着允基的下文，允基却未能接着说下去。

“干什么？你不能光叫不说呀。”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”





允基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，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。

“你搞什么鬼？”

新宇也没有继续刨根问底，目光也从允基的身上收了回来。可是，他仍然感觉到允基那沉重的视线。拖着那个视线，新宇慢慢地启动了车。

二

玫珞下意识地回避了孙女士的目光。可是，孙女士又向玫珞靠得更近了一些。

“别想瞒过我的眼睛，玫珞你明明知道些什么。新宇他有什么事？”

孙女士的催促更加急迫，可是，玫珞只是困惑地低头不语。越是这样，孙女士的追问就越是变本加厉：“为什么不说？什么事一定要瞒我？玫珞，你还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？”

“妈妈，不是那么回事……”

“关于新宇的事儿，玫珞你知道的话，我也有必要了解。”

“妈妈，我……”

“新宇他说下次抽空再跟我说，可到现在他也没跟我说明白。他的脸色也很不像样，有的时候，就像丢了魂似的发呆。他已经到这个程度，我怎么能不闻不问？”

玫珞仍然未能开口说什么，孙女士注视着玫珞的脸色问道：“或许，是跟那个女孩子有关的什么事儿吗？”



“是不是叫惠琳的那个女孩子出了什么事儿吧？要不然，我家新宇怎么能那么无精打采的模样。”

玫瑰仍然未能开口，她心里烦透了，为了这些事儿受尽煎熬，她跟自己发火。现在，虽然对惠琳的满腔怒火还没有扑灭，但是，同样作为女人，对惠琳的遭遇她又感到同情，甚至心痛。

玫瑰有她自己的行为模式，她不想抓住惠琳的短处来绊倒她。即使是新宇没嘱咐她，没有拜托她，她也不会到处张扬惠琳如何如何。可是，孙女士那恳切的神色，确实让玫瑰很为难。

“玫瑰你肯定知道。我都这么恳求你，你为什么还不告诉我？”

“新宇他不愿意。”

“新宇他当然是不愿意。正因为他不愿意，才迟迟不告诉我，才让我逼你难受。不过，你还得替我考虑考虑，这些天我连觉都睡不好。当妈妈的，怎么能稀里糊涂地什么都不管不问，最起码的，我得知道点究竟是什么事儿。”

孙女士的恳切的目光近乎乞求，这种令人无法忍心回避的目光。让玫瑰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.....

“你来了？”

正在厨房里忙着的闵龙九，还没来得及擦湿漉漉的双手，就亲切地迎接新宇。

“伯父，你亲自做菜吗？”





“想给惠琳做点零食。”

“噢。”

新宇努力克制压抑的心情，尽量使自己的脸色自然一点儿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惠琳她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那样。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能好。她在房间里，你进去看看吧。惠琳，睡了吗？”

闵龙九轻轻地敲了敲惠琳的房门。

“惠琳，睡了吗？新宇来看你了。”

闵龙九向新宇点头示意：

“你进去吧。”

“那我进去了，伯父。”

新宇轻轻地推开了惠琳的房门。惠琳平平地躺在床上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，没有其他任何动静。

“感觉如何？”

对于新宇的问候，惠琳连吭都没吭一声，依旧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。

“饭吃得怎么样？没忘记保健运动吧？”

……

“你可能觉得又烦琐又累，但是，你得坚持做那些保健运动，才能恢复得快一些。还有，饭也要好好吃。”

惠琳依旧表情木然地躺着不动。新宇又往惠琳跟前靠近了一些。

“手术的伤口怎么样？还痛吗？”



惠琳的脸部肌肉微微地抖了一下，起身坐了起来。

“好好躺着，起来干什么？”

惠琳背对着新宇，开口说道：“觉得烦闷，也很不舒服。”

“那，咱们去客厅坐坐？”

“不，我想就这么待着。”

惠琳始终没往新宇那儿看一眼，只是无奈地问一句答一句，而且回话的声音也是冷冷的。

“是不是我让你不舒服了？”

新宇倍加小心谨慎起来。惠琳默默地坐了一会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是有那么一点儿，不，说实话，是我自己非常不舒服。”

“是吗？我在你旁边，就那么让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确实是那样。不知不觉就有这种感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段时间，希望你不要来找我。”

新宇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惠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现在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。在我跟你联系之前，你就不要来找我了。你让我舒服一点儿，好吗？”

“你怎么了？惠琳？”

“这段时间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我不想见到任何人，你听我的，李新宇。好吗？”

“你这叫什么话？惠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

新宇也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儿。

“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为我受累的样子。”

“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把李新宇看成什么人？”



野花香 惠琳

新宇的嗓门儿又高了一度，惠琳干脆转过头说道：“我累了，我不想再说下去。”

惠琳的脸色确实是难看至极，似乎是就要崩溃的样子。新宇调整了一下呼吸，降低嗓门儿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你就休息吧。不过，不许你再说不让我来之类的胡话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要真的生气了。”

“惠琳你现在的处境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不过，越是这样，你得越要拿出勇气，顽强地站起来才行。那些软弱的话，那些对你自己、也包括对我都不负责的话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目前，惠琳你需要我，我再也不想留下你一个人就回家。在你恢复健康之前，我哪儿也不想去，就守在你的身旁。”

“新宇哥，你别说这些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”

“那怎么不可能呢？”

惠琳停顿了一会儿，伴随着细细的叹息声接着说道：“我不想说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你也累了，回去吧。”

新宇怀着异常沉重的心，看着惠琳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吧，今天我先走。你好好睡吧。别胡思乱想……”

新宇嘴上说是要走，却迟迟未能起身。

10

新宇坐在那儿发呆，他的视线没有明显的焦点。就这么呆了许久才慢慢地开口说道：“我也想过，惠琳度过这段时期会很艰难。可是没想到，她会那么吃力。我也伸不上手，就这么看着她受罪，我都要急死了。”



允基长长地吐了一口烟，随着上升的烟雾慢慢地打开了话闸。

“也许，丧失了乳房，连生活的希望都失去了，想到今后还有漫长的人生道路要走，想到今后她将以残损不全的躯体来生活，恐怕她会觉得活着比死去还难受。”

新宇转过头看了看允基，慢慢地摇着头说道：“也许是因人而异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你总是悲观地想问题，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。实际上，我们也完全可以乐观地对待这个问题。比如，这是个不幸中的万幸，恢复健康以后比其他正常人差不了多少。为什么不这样换个角度想想呢？”

“老兄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毕竟不是当事者，而且，我们又是个男人。你认为，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丧失乳房的女子的那种感受吗？”

难忍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，允基开口打破了寂静。

“可不可以考虑动用现代医学方法？假如惠琳她始终克服不了乳房的丧失感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说的是用人工移植的方法恢复乳房。据我所知，在现代医学上这种方法很多。比如，把自己臀部或者大腿的一块肉移植到乳房的部位，要么，镶一个硅胶人工乳房也行。”

“你都说什么呢！什么人工乳房？这叫什么话！”

新宇瞪着眼睛大声说。

“我只不过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方案。据我所知，接受乳





房切除手术的患者，大多采用了这种方法。”

“荒唐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”

新宇“呼啦”一声站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惠琳她是个残疾还是废人？为什么让她做那些无聊的事儿？即使是没有一个乳房，惠琳她也会活得好好的。惠琳她是个非常正常的女人，你不要在那儿尽出一些歪主意。”

允基没有接着说什么。新宇还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过了许久才缓口气说道：“我跟你讲，以后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儿。我觉得，这是在侮辱我和惠琳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当我说好了。我也是急得实在没办法，随便说说而已。”

新宇又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门儿：“就算惠琳她愿意那么做，我也反对。我爱惠琳，不需要其他任何附加条件。”

允基起身走到了新宇身旁。

“其实，我也反对那么做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想跟你说声‘谢谢’。经过这次这件事儿，我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固执。”

新宇板着脸站在那里，再也没有接着说什么。

三

孙女士想说点什么，又把涌到嘴边儿的话咽了下去。犹如隐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似的，她反复地观察着新宇的脸色。孙女士越是这样，新宇也就越觉得焦虑不安。

孙女士慢慢地放下咖啡，终于开口说道：“你想过没有，



毕业后打算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”

新宇仍然全神贯注于孙女士的表情变化。

“你说为什么？过两天你就要毕业了，能不想毕业后的打算吗？你还想按原来的想法读研究生吗？”

“那个嘛，是有那个打算。不过，我想这个事儿不用太急，画画儿不是着急就能成的事儿。”

“你说什么话？现在可是竞争年代。有必要深造的话，就应该抓紧时间。所以，我想……”

孙女士看了看新宇的脸色，接着说道：

“新宇，你想不想出国留学？你不是说过，想去巴黎或者纽约学绘画吗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那个打算。”

新宇的回答非常果断。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有关这个话题的话，似乎没有再听下去的必要了，他干脆把脸转向了窗外。

“那么，你打算干什么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不想马上出国留学。请你不要再提留学的事儿。”

“或许，是不是为了那个女孩子？”

新宇愣了一下，疑惑地望了望孙女士说道：“什么女孩子？”

“我是说，叫惠琳的那个女孩子。”

“这跟惠琳有什么关系？”

新宇的话明显带着刺。

